



烟雨小镇正清明

廖华玲

人间四月天，家乡的小镇虽不在江南，但也烟雨如梦，如同一幅水墨画，雅韵于纸上，恬静于心间。隔世的烟，洗尘的雨，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还有那石板路好像都披上了一件缥缈的薄纱，却丝毫掩盖不住小镇散发出的古韵与诗意，令人魂牵梦绕。

然而，如今家乡的小镇却回不去了，那儿早已没有容身的家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走访的亲友。可是那薄雾蒙蒙、细雨霏霏的家乡，那远山如黛、近水含烟的小镇，我又不得不回去，因为小镇的青山之上还安息着先人们的灵魂，一年几多思，烟雨小镇正清明。

清明，历来为小镇人所看重，尤其是父辈。小镇人过清明的所有民俗仪式，都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秩序中进行着。早在清明节前十几天，人们就在计算着日子，联络着亲友，安排着行程。或许有一天夜里，梦见了先人的音容笑貌，于是说：“他们都在那边念叨着了，该去添添土，祭祭坟了。”

每年清明，一滴泪的沉重压在我心中，柳枝是缠绵的乡愁，也是烟雨中的惆怅。记忆中，家乡小镇的清明总是在丝丝细雨中来临，雨洒落在坚硬的青石板街面上，无声无息，使人思绪万千，忆起一段黯然神伤的往事，正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意境。扛一把锄头，提一个装有祭品的竹篮，揣一颗思念的心，老老少少一大群人就去山上的坟地祭拜了。纷纷细雨，“山色空濛雨亦奇”，山路边的杏花被一阵杨柳风吹上了天，花落也成雨，柳茂更似烟，烟雨清明寄深情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”小镇人的清明祭品不如城里人那般雅致，有山上采撷的野花，还有些酒、肉、米、茶、蛋等食品，自然也少不了香烛与纸钱。拔净一片乱草，培上几把新土，摆下几杯冷酒，点上几支香烛，烧上一把纸钱，风雨愁人，杂草含烟，竟无言以对，唯有心底默默的哀思。三柱清香，烟雾缭绕，泪湿衣衫的人们叩拜在坟头，时时的爆竹声把小镇的寂静一次次地撕破。逝者长已矣，但小镇的清明之境，可以让他们静静地躺在泥土中，不再有痛苦与悲伤，不再理会尘世的恩怨情仇，灵魂得到安息。

一声春雷在小镇上空响起，惊醒了世间万物，为何不能唤醒沉睡的祖先们？或许，一层土的距离就是这个世界最遥远的距离，咫尺已是天涯！借一枝柳笛，在雨中为你吹奏思念之曲，泪水随着清明的烟雨一起浸入黄土，我们的爱一往深情……

清明时节，小镇飘荡着艾粑的香气，古朴沧桑的青石板路上行人匆匆。既祭奠先祖，也踏青赏春，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”。雨后的小镇，无处不清明，视野亮了，心也在明媚的春光中敞亮开来。在小镇通往山林的小径上，间或能碰上三五成群、扶老携幼的扫墓踏青人。熟悉的，闲聊几句；陌生的，会心一笑，从彼此的喘气声中擦身而过。行至疲乏时，择一处光洁的石岩席地而坐，小憩片刻。这时，一缕从大山深处拂来的清风，带着春天的气息，挟着麦苗的鲜润，裹着油菜花的芳香，诱人一次次深深地呼吸着，这份清明的春意便浸入身体，溶进血液，荡涤全身。

家乡的小镇，雨后的清明，有爱，有情，爱与情蔓延成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少了世俗，多了虔诚；没有断魂，只有思念，几度清明长相忆。

满园春色梨花香

姚华

我的家乡四川苍溪县是著名的雪梨之乡。以前每年的三月中下旬，当地都会举办苍溪梨花节。疫情前，每年梨花节期间都有大型文艺演出，许多著名歌唱家、巴蜀笑星都出现在苍溪的舞台上。此时的苍溪热闹非凡，四面八方的朋友纷至沓来，看演出的、赏梨花的、投资项目的、签订订购农产品的应有尽有。

今年春来早，梨花赶趟儿似地绽放开来，又是疫情缓和后的第一个梨花节，组委会还特意安排了“2023年苍溪县嘉陵江环梨仙湖马拉松”，吸引了不少跑者前去参赛。今年梨花节打破了常规，三月八日就开幕了，并一直持续到月底。

苍溪梨博园离县城大约五公里，有公交车直达。我买好门票进入景区后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美景把我惊呆了，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这句诗本是唐代诗人岑参描写白雪挂枝头的情景，但是此时这样形容眼前的景象太恰当不过了。

梨博园是由一大片河滩地和一座小山构成。大门设在山上，放眼望去梨树一排排、一行行像卫兵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嘉陵江畔，半江瑟瑟半江雪的美景使人目不暇接。山上山下人头攒动，我随着人流从宽阔的石梯向下而行。细观平地的梨树不高，可能还是嫩树吧，主干上靠根一米以下涂有石灰，枝杆四散，像一把把撑开的大伞。洁白无瑕的花儿一朵朵一簇簇张开着美丽的笑脸，露出淡黄色的花蕊，花柱上沾满花粉引来蜜蜂蝴蝶采蜜。再细看一下，梨树并未全开，还有许多花骨朵儿在扬头看热闹呢。

我穿梭在梨树间看也看不够、赏也赏不完，

连忙请一位陌生的小妹帮我拍照。

穿过田埂便来到掩映在梨花丛中的农家乐，这家屋前屋后的梨树地里等距离摆放着桌子、凳子，桌上放着温水瓶，这是供游客赏花用的。女主人面带微笑正在为游客掺茶倒水。

我在园内绕了一圈，贪婪地呼吸着香甜的空气，准备从另一处石坎上山。靠山处有一尊雕塑，一位亭亭玉立的梨花仙子手捧雪梨邀请四方来客。

我拾级而上，一大片老树映入眼帘，树干有碗口粗，呈深褐色，树皮上有无数条裂缝，摸一摸，非常粗糙。树上的花儿全部盛开，雪白的花朵你挤我我挤你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，吐露着花的芬芳。

梨林深处有一座茅屋，这就是苍溪雪梨博物馆，里面有一座雕像，底座上黑底白字简要介绍了苍溪雪梨的起源和发展。原来，苍溪雪梨叫施家梨，是一位姓施的艺农经过反复试验去劣存优嫁接而成。施家梨呈葫芦状，果实大，皮薄，肉质松软细腻。削开深褐色果皮露出洁白的果肉，咬一口甜如蜜，汁水四溢满嘴满手黏黏的，所以取名雪梨。

我走出茅屋来到用石头圈着的一棵老梨树下，我环视四周，请游客小妹帮我拍下这美美的一幕，把我定格在梨花丛中。

忽然，听见有人喃喃自语：“春光邀丽人，梅雪两相映。花海一片白，嫣红更吸睛。”我恍然大悟，这不正好应景吗？绝了，绝了！

春天的梨博园花香四溢，美不胜收，我完全陶醉在白清如雪、素洁淡雅的花海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乐当家庭“收拾男”

何龙飞

早上，妻女起得早，洗漱、吃饭后，急匆匆地出门去上班。而我的时间相对“宽裕”些，“收拾”家务的重担自然便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
不是吗？妻女起床后的被子没有叠，床上很凌乱。我很是“看不惯”，一边埋怨，一边动手把被子叠好，虽说达不到“四棱上线”的标准，但肯定比不叠好，心里会滋生欣慰的情愫。我还会把她俩的睡衣、睡裤等衣物叠好后，放进衣柜里或放在枕头边，力求整洁，不凌乱。

妻子吃的奶粉、鸽子汤、胡萝卜、叶子菜、馒头等早餐，自然会剩下杯子、碗、盘没有洗。女儿吃的牛奶、面包或点的外卖美味，会剩下盒子、塑料袋、塑料盒或纸口袋等垃圾，摆在餐桌上挺碍眼。

我则喜欢吃牛奶、胡萝卜、蔬菜、糯苞谷、鸡蛋等清淡营养的食物。

目睹餐桌上的杯盘狼藉状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心里顿时变得不舒服起来。还等什么？收拾呗！

于是，我三下五除二，动作麻利地“收拾”了垃圾，放到垃圾桶里。对于碗盘、筷子等餐具，则挽起衣袖，拧开水龙头，把它们洗干净后，分门别类地放到碗柜、筷子筐里。

这下，餐桌上干净、清爽了，我的双眼睁大了些，心里感到舒畅。

再看三个垃圾桶，早上的垃圾加上前两天的垃圾，明显堆满了，需要“收拾”。否则，再产生垃圾，就没法装了。还有，有些垃圾因为气温度升高的原因，已产生了臭味，不得不及时“收拾”，方能维持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。

我没有迟疑，赶紧蹲下身子，取下塑料箍环，取出塑料袋，拴好顶端。再打开柜子，取出新的塑料袋，放到垃圾桶里箍紧。

接着，我轻轻松松地将三个垃圾桶“收拾”完毕，心里那个踏实啊甭提了。

哎呀，妻女的脏衣服、袜子摆在床头柜上或沙发上，照样“碍”我的眼。我想，“责令”或动员或等待她们回家来洗，经过时间检验是不现实的了。唯有我把它们“收拾”了，才是明智之举，更是对她俩的体贴、关爱之举。

好，行动吧！我立即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，加进洗衣液，按动电钮“机洗”起来。那袜子，绝对不能机洗，只能手洗。我手洗完袜子、晾好之后，心里甭提多么释然了。

最后，看到地板上还有纸屑、头发等垃圾，我会拿卷筒纸或抽抽纸去“收拾”掉，让地板重新整洁起来。倘若地板卫生好几天没有彻底做了，我就拿起拖把认真地拖，直到地板明亮、干净起来为止。如果家里的鞋子、凳子等物品摆放不整齐或不归位，还有啥犹豫的，我立马“收拾”整齐、归位，绝不马虎。

“收拾”完这些家务，我才长长地舒口气，累并快乐着，关好门上班去了。

妻女下班回来瞧见干净、整洁的家容家貌，笑得可开心了，对我的感激、夸赞不言而喻。尤其是她俩送我一个“收拾男”的雅号后，我倍感惬意：是啊，当个“收拾男”，既体现了我对二位“巾帼”的体贴、关爱，又锻炼了我的身体，还营造了温馨、幸福的家庭氛围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！尽管我当“收拾男”，会助长她俩的“懒惰”，但她俩乐享如此生活，幸甚至哉，我自己心甘情愿、乐此不疲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这个“收拾男”恪尽职守，努力保持着小家的整洁、卫生，赢得了妻女的好口碑，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挚爱、温暖、幸福，心满意足也！